

写给春天

□唐红生

春天迈着细碎的步伐款款而来。于是，大地渐渐苏醒，万物开始萌发，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卷在天地间徐徐展开。

春天总是赞美不尽，我对春风尤为情有独钟。清晨，推开窗户，迎面而来的风多了些许暖意。春风是信使、是能手、是巧匠，于是有了“春风吹又生”、有了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、有了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……春风仿佛是用最温柔的笔触，在广袤的大地上描摹，处处呈现鲜活的景象。

谚语说：“立春一日，百草回芽。”小草在春风中醒来，偷偷地探出脑袋，东张张、西望望，开始满心欢喜地编织绿色的梦。柳树最先感知春的消息，丝丝柳条柔软了。“弱柳千条杏一枝，半含春雨半垂丝。”纤细的枝条与细雨春风尤为相宜，在微风中扭动出婀娜的身姿，春雨生烟，愈发缥缈迷人。新叶渐吐，模样一天天变得俏丽，不经意间已满身

绿装。

春风邀来了春雨，优雅而静谧。雨飘在脸上不觉得凉，像是期待已久的感觉。我不由自主地眯上眼睛，享受那份美好。细细密密的雨轻盈地斜着，宛如织成了一张天网，朦胧了街巷、朦胧了田野，也诗化了景致。在春雨的呵护下，一切变得新鲜起来。细雨在天地间摇曳得浪漫多情，也把盛大的花事安排得妥妥当当。金黄色的迎春花率先传来春来人间的讯息。想起“迎春春来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”诗句，敬意之感油然而生。“东风著意，先上小桃枝。”桃树在春风撩拨下，纷纷鼓起了花苞；在春雷催促下，噗地绽放，露出甜蜜的笑容。带雨的桃花最有看头，一抹抹红在雨中慢慢洇染开去，或深红或粉红，或浅红或粉白，少了份妖冶，多了份温婉，一如成熟的美人。梨花、杏花次第开放，含苞的像娃娃咧着小嘴儿，盛开得娇艳欲滴。山峦被染上了色彩，深深浅

浅，柔柔软软，有种梦幻之美。那种柔媚映在赏花人脸上，让人沉醉其间。

溪水潺潺，河水渐渐充盈起来。几只鸭子在河间嬉闹觅食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待浮上来时，鼓鼓的嘴巴作吞咽状，想必寻到了螺蛳。鸭子在水面上扇动翅膀，不时地发出“嘎嘎嘎”欢快的叫声，或许因为螺蛳的味道鲜美了，或许因为水温上升后身体酥痒了。

春天的田野，扑面而来的是泥土芬芳。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农人们忙碌起来，在菜园、在田间、在山野，掀开泥土，播下种子，将收获秋的丰硕。雨是庄稼的血液，是土地的甘霖。依稀记得儿时，父亲把农家肥拉出去撒到田间，随浙浙沥沥的细雨，悄然沁入土中。雨珠停在麦苗上，在一阵风中滚落下来，滋养麦苗返青。油菜挤挤挨挨，水灵的，在雨打菜叶一片响声中直起了腰身。青菜尽情地吮吸，开始抽薹了。母亲会把菜薹切碎腌制几天后晒干保

存起来。每次回老家，她都把这菜薹加两只鸡蛋做汤，无论什么季节吃，散发的都是春天气息。

春光灿烂的日子，天空如蓝宝石般清澈透亮。几朵白云享受着暖阳，时而飘动、时而不动，似在伸着懒腰，一副悠闲自在的神态。鸟儿在树枝上跳过来、飞过去，追逐嬉戏，起起落落，身姿优美。鸟鸣声变得清脆悦耳，宛转悠扬。一阵叽叽喳喳，似在争论哪棵树上鼓起的嫩芽快，或评定哪棵树上春光足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春天是播种梦想和希望的季节。因为春天能拨动人的心弦，春雨能清洗人内心的尘埃和身子的慵懒，让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。春天珍贵，春光易逝。在这美好时节，我们要干字当头、埋头苦干、实干巧干，干出新业绩、干出新气象、干出新天地。我也要追逐梦想，做最好的自己，还春天一个明媚的微笑。



在我们铜陵地区流行这样的《放牛对歌》：
(引子)小小牛角弯又尖，小放牛子好可怜，晴天弄不到饱饭吃，落雨天想不到干衣穿。山歌唱唱混一年。

山歌好唱口难开，樱桃好吃树难栽，白米好吃田难做，耙耙好吃磨难挨，鲜鱼好吃网难开。

(问)什么人晓得口难开？什么人晓得树难栽？什么人晓得田难做？什么人晓得磨难挨？什么人晓得网难开？

(答)张果老晓得口难开，观音娘娘晓得树难栽，农夫子晓得田难做，王三姐晓得磨难挨，打鱼郎晓得网难开。

(问)你在哪看见张果老？你在哪看见观音娘？你在哪看见农夫子？你在哪看见王三姐？你在哪看见打鱼郎？

(答)放牛滩看见张果老，西天边看见观音娘，田畈里看见农夫子，磨坊里看见王三姐，河边上看见打鱼郎。

(问)你看见张果老拐杖有好长？你看见观音娘云带好长？你看见农夫子牛鞭有好长？你看见磨坊里碾嘴有好长？你看见打鱼郎渔网有好长？

(答)张果老拐杖三尺长，观音娘云带好三尺长，农夫子牛鞭三尺长，磨坊里碾嘴三尺长，打鱼郎渔网三尺长。

江南过年比江北最大的不同，大概就是在吃上面了。江北吃得比较简单，主要就是年糕、饺子、面条之类；而江南就不同了，不要讲“年夜饭”各样菜将八仙桌摆得到边到拐，单就小吃点心之类就有炒米糖、欢头、花生、发糕、粳米等，五花八门。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粳米糕。粳米糕分为糯米粳米和籼米粳米，我们铜陵县钟仓乡团进村(现在叫义安区西联镇钟仓村)称之为“糯粉粳米”。

到了腊月二十几，一般是小年过了之后就开做粳米糕了。糯米粳米是用糯米粉做的。先将糯米在门口塘里淘洗干净，回来泡在水桶里，这叫“酥米”。次日用磨将米和着水一起磨成浆，这叫“水磨”。糯米浆子放在澡盆里，覆盖上被单子，再在上面铺上厚厚的青灰(锅膛灰)，这样经过一夜的吸水，揭开被单，澡盆里就是雪白的糯米粉了。一部分用来直接做粳米糕，剩下的可以晒干成“陈粉”放在坛子里存起来以备十五搓汤圆吃，或做麻子吃。糯米粳米的馅一般用红豆和砂糖煮成的红豆沙，也有用芝麻代替红豆的，但我们大多更喜欢吃红豆馅的。糯米粳米因为黏性大，老人要用生粉做，而且还要掺入一定比例的籼米粉，这是个传方不传火的技术活，掺多了太硬，掺少了又太黏，“巴牙齿”，只有恰到好处才会不硬不黏，软硬适中。父亲是这方面的高手，可能是源于做挂面的经验吧。粉揉好后，做成的糯米粳米要放在“耙耙箬子”也叫“耙耙叶子”上，最好的耙耙箬子是玉米棒子上剥下的苞谷皮，也有用一种叫耙耙箬子叶的植物的叶子做的，这种植物在我们房前屋后的山上很多，是一种多年生灌木，上面长着刺，叶子大而圆，到了秋冬季还结一种红红的黄豆大的果子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爱吃，后来有一次听哥哥们说这叫“板蓝根”，我也不能确信他的话。有讲究的人家，也像籼米粳米一样用耙耙托子做，既规整，又有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等字样及精美的图案。最后是将粳米放在“蒸篮”里，先在蒸篮里铺上一层圆形的白棉布，再将耙耙箬子那一面放在蒸篮布上，这样耙耙因不直接接触蒸篮布，所以蒸熟后，就很容易移到团箕上晾放了。蒸粳米这道工序也有讲究，先在锅里放一定的干净水，为了防暴沸，父母还会在水里放一些金黄的稻草，然后架上锅架子，水不能淹到架子，将盛有耙耙的蒸篮放在架子上，盖上木制锅盖，架起干柴烟袋袅婷婷的样子，把整个土地都笼罩了，原以为是雨雾，实则是地气在作怪呀！

雨越下越大，燕林已经坚持不住了，他直起腰，喊我一块回家，大大的伞盖住了他的脸，也盖住了他的冷……
春雨朦胧，这个时候，适合坐在窗下，喝一杯或浓或淡的茶……

乘公交小记

□伍涛

近日，因搬家上班变得有点不方便。原来住在幸福村，步行大约半小时，就可以到达办公室，平常除了雨雪天开车，平时基本步行上班。搬新家，单位离新家大约五六公里，不得不开车上班。每天早上我与妻同开一辆车，我在植物园下，再步行大约20分钟到单位。每天来去匆匆，且路上车水马龙，交通拥堵，心情颇为焦虑。

恰巧家门14路公交车，直达东村。我决定改乘公交车上班。每天早起，出门乘车，到单位也不迟到。我渐渐地爱上乘车上班的出行方式。坐在车上，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，看看手机上学习强国、微信读书等APP，阅读喜欢的文章，看看有关知识博主的视频，有时候也带一本书翻阅，车不断地前行，而我的思绪沉醉在文中，各色人物、风景等鲜活的画面不断浮现在脑海中，上班的路途变得也不枯燥与焦虑。

坐公交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近距离地观察社会。车上有各色人等，每个人的表情、言语都各有特点。上班族安静地坐在车上摆弄手机；老人们有熟悉的伙伴时候，就相互热情地打招呼，大声地聊天；没有熟人时候，大多枯坐在位置上沉默不语、面色茫然地看着车的前方或窗外；车上最热闹的就是学生群体。乘车的有初中生、小学生。初中生大概学习压力大，彼此之间交流不多，相互聊作业，偶尔有学习认真的孩子在车上背背单词；喧闹的就是一群小学生，他们在狮子山派出所站集上车，我细数了一下，大约有十人，他们就像麻雀一样，在车厢中叽叽喳喳，交谈的内容比较广，遛狗、二宝、作业、美食，还有彼此之间的调侃，经常发出肆无忌惮的笑声，让我感觉到孩子们的开心快乐，他们大约坐两站路就下车了，他们一下车，车厢就恢复了安静。我喜欢静静地听他们谈话，心中十分感慨。孩童的欢乐时光，总让人羡慕。儿时父母管得严，我想快快长大，离开父母的怀抱，现在人到中年多时期盼回到童年，可惜时光不能倒流。但我想人只要保持一颗好奇心，保持爱学习、爱追的心，就能善于发现生活的美、感知生活的趣味。即使人生历尽千帆，归来我依然是少年。

下车后还要穿过一个老旧小区，才能抵达单位。也许是走得早，小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我一边前行，一边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，一朵盛开的花，一只飞过天空的小鸟，都给我带来一份喜悦与淡然。

贾平凹在《看人》一文中说：“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，犹如读一部历史书、一本哲学书。你从此看问题、办事情，心胸就不那么狭窄了，目光就不那么短浅了。”每天乘车上上班，利用碎片化的时间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；笑着人间百态：或忧或喜或闹或静，情之所钟，皆为众生；感受平凡生活的惬意，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，吾心安然。



春到江南

李昊天 摄

喜爱春天

□杨军

小时候 喜爱春天 是因为，妈妈 总在这个季节带我走进田野	长大后 喜爱春天 是因为，好多好多美丽幸福的	故事与传说总在这个季节里发生
稍大点 喜爱春天 是因为，鲜花 只有在这个季节才绽放得无比美丽	长大后 喜爱春天 是因为，好多好多美丽幸福的	如今 喜爱春天 是因为，我 总能在这个季节收获，或者 付出点什么

春雨朦胧

□潘新日

早春的雨有点凉，一滴一滴的寒滴答着，淋在身上直打激灵。燕林打着伞喊我出去拣花菇，他打着赤脚，裤管挽的高高的，脚上沾满了泥巴。我没有雨伞，只好戴上草帽，把化肥袋往身上一披，就和他往南坡的荒草地跑去。

路有点滑，我们就选择把脚放在野草兜上面，这样，才不至于滑倒，弄脏衣服，还要跑回家换。四周一片朦胧，乳白色的雾气把远处的村庄和树林遮掩得严严实实，已经看不见它们的身影，仿佛已经到了天边的尽头，很近很近的那种。

远远看见我们的语文老师打着伞从远处走来，她是去县城培训的，红红的小洋伞像一朵花移动着，害怕和她迎面相撞，我们俩都放慢了脚步，心里巴不得她快些走，我们好到地里干活。村东头的二秃子牵着牛从我们身边经过，脸上漾着神秘的微笑，他显然看懂了我们的心思，也不说话，盎然的样子让人讨厌。他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像一个剑侠。也不是剑侠，他是我们村子里的“九命老猫”，死了好几只，都又醒了过来，让村子里的人很是吃惊，这哪是人，分明就是一只猫。

小河弯弯地绕着我们村子流过，把村子周边的土地一分为二，我们站在南边的土地上，看着几只白鹤悠闲地站在河边，用长长的嘴啄身上的羽毛，有只白鹤特调皮，它支着一条细细的腿，眯着眼睛在那里享受细雨的滋

润。燕林说：“鸟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羽毛，就像二秃子披的蓑衣，一点都不怕淋。”我不那么认为，鸟也是有生命的，下雨对它们而言也是很折磨的。燕林和我抬杠，他坚持他的说法，说我不懂，拾不过我，就赌气不理我了。

谁家的羊也跑了出来，它们浑身都湿透了，不停地抖动着全身，试图把雨水从身上抖落。小羊不吃带雨水的野草，它总是用鼻孔先吹掉草叶上面的雨滴，才轻轻的啃一口。我猜想：“在它们眼里，这些带水的草，一定是这个初春最难吃的草，不仅带有春雨的寒，肯定的，还冰牙。”

燕林的脚踩到了一条死蛇的身上，他吓得跳了起来。我赶紧跑过去，已经看不清是什么蛇了，只剩下一条缀满白刺的骨头。说实话，在这春雨濛濛的早上，还真有点吓人。我问他蛇刺扎到没有，他抬起脚让我看，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。还好，蛇刺都是朝下的，不然，扎到肉里就挑不出来了。

我们越走越远，春雨淅沥，连河岸边的树也看不清了，二秃子和他的牛都雾成朦胧的小黑点，那几只羊若隐若现，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下来了一夜的雨，地里的花菇都长了出来，我和燕林下到地里，争着拔这些早春的尤物，那些还没起身的小蘑菇，燕林也要，他说：“他爸喜欢吃这些嫩菇，炒出来就酒，可美了。”我可舍不得，对我而言，它们还是蘑菇中的孩子，早早摘去，有点可惜。



铜官山